

從黑官到長官

林秀娟/小兒學科

去年8月借調到衛生署國民健康局不久，第一次到地方衛生單位主持活動，司儀喊著「上級長官致詞」，我楞了好幾秒，才意識到「長官」是指我。這一段「衛生行政」的岔路，確實是生涯規劃的意外插曲。23年前醫學院剛畢業時，對於未來，所能想像的要不是在大醫院當小醫師、就是開業，自家樓下開診所，樓上兼顧小孩。從來不曾想到有朝一日竟落得須到立法院排排坐。剛上任之初，面對排得滿滿的會議行程，看一堆再三朗讀還是看不懂的公文，週間台中台北往來奔波，週末回台南看診教書和研究生助理討論工作，無暇喘息，不禁懷疑究竟是自己頭殼壞去，還是真的有聖靈感召才會答應翁瑞亨局長來當他的副手。雖然局裡的業務，尤其是婦幼衛生，長期以來就和國健局的2個前身（保健處和婦幼衛生研究所）的同仁們在一起打拼過，爲了推展優生保健工作，也曾跑遍各地衛生局所，所以業務本身還能算駕輕就熟；但是我能從一般人口中所說：「學者從政，夭折率高」的咒語中，存活到七坐八爬，現已可放手走路，除了要感謝局裡上下的照顧之外，還得感謝從75年至成大任教以來，在大大小小的「黑官」服務經歷中，所得到的訓練，讓我有一些基本的行政裝備。因此在未當這「芝麻綠豆官」之前，上台致詞、

主持會議已是家常便飯，和民眾（學生）溝通，協調各部會（科部）以及忍受公文旅行，招標採購等等繁瑣的行政作業，也都已磨練出相當程度的耐心。

記得剛到成大時，雖然只是學術階梯中初級的講師，由於正值創院階段，有機會參與許多在台大可能要等到升教授才接觸得到的事務，甚至是新醫院的規劃。隨著學術階梯逐級往上爬，參與的行政事務也越來越多，包括各種委員會的召集人、學科主任、學務分處主任、醫學院院長特別助理、成杏會秘書長、招生事務副院長，以及醫學院、醫院院長遴選等等。當時自認爲不過是憑著一點熱誠，願意爲校服務，多半的時候，這些黑官不但沒有正式的官銜及加給，更增加許多工作負擔。但是回想起來，這些黑官資歷，對於銓敘雖沒用處，但是每一段經歷，都帶給我許多人生難得的歷練，在單純的醫療工作和學術研究的白色象牙塔外，開闢一扇窗，讓我得以看到窗外更寬廣的世界，學到許多待人處事之道。只是要我在醫訊上發表，一時之間，倒想不起來我究竟有什麼「豐功偉業」。尤其是在擔任前王乃三院長的特別助理期間，雖盡力去做院長交辦的許多小事，卻常常自責沒成大事。記憶中最得意的倒是「機場事件」。那回陪同王院長伉儷去參加海峽兩岸醫學教育研討會，

從黑官到長官

一行人到達機場竟被擋駕，不准上機，原因是轉機空檔時間較短，怕接不上班機，雖然是旅行社的疏失，但忠厚老實的院長，仍無奈地聽從機場櫃檯人員的官腔，打算滯留香港，在護主心切情急之下，我一改平日的溫柔可愛，以高八度的標準國語，據理力爭：「我們這位可是成大醫學院的院長耶，他一定要趕到昆明去主持這個攸關兩岸的會議…」，一面掏出所有人的名片，一面要求請經理出面想辦法，其實辦法是有的，只是他們懶得為客人多花心思盡力去解決的老大心態罷。一番折騰，終於順利通關，經理贏了面子，我們也得了裡子。自此，我學會在一些“社交”場合先主動介紹院長，也學習如何為老闆「一」

體面，而且要自然不留斧鑿痕跡，這些原本是當「助理」「副手」的老二手則，只是要如何運用得宜，還得用心揣摩。

不可否認地，過多的行政服務工作，還是會擠壓到研究或教學的時間，這也是我拿來解釋自己為何寫不出Nature, Science, NEJM論文的理由。但是回顧這些黑官經歷，仍是學術生涯中，相當寶貴的經驗。何況對於公共事務的積極參與，不論是專業團體、職場、NGO、政府...，也是現代公民應有的素養與責任，不是嗎？常常在想，當長官的人，如果能不汲汲營營地「求官」，能去除名利、權位、操控的慾望，因著他(她)的眼界、胸襟和智慧，能造福許多人，那該有多美好。



▲作者與謝式洲醫師及陳寬順醫師全家合影